



PHILIP DICK  
菲利普·迪克

# 末日危机

Now Wait for Last Year

菲利普·迪克 著 陈晔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末日危机

Now Wait for Last Year

菲利普·迪克 著 陈晔 译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04 号

Now Wait for Last Year

© 1966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末日危机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陈 晔  
封面设计 申占君  
插 图 刘 丹  
责任编辑 汤奕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670×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3 00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5711-X/G·5406  
定 价 21.5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 目 录

## 第一章 ..... ( 1 )

埃里克思忖道,战争本身是非常糟糕的,但同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场毫无指望的战争更能让人停下来思考,试着——尽管可能是徒劳地——反省一下过去曾做过的决定,比如和平协议。

## 第二章 ..... ( 13 )

人类总想竭力留住过去,让它尽量真实,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延续性。我们只有眼前的东西,没有过去,而我们知道,空有现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 第三章 ..... ( 26 )

莫尔的眼神不光带着权威,那种锐气所蕴含的力量足以把他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头脑和现实联系得如此紧密,莫尔的眼神让人觉得没有东西可以阻挡住他,而且,内在的逼人力量里还透着担忧,一种对迫近的威胁的担忧。

## 第四章 ..... ( 33 )

对吉诺·莫利纳里来说,生命可能是一场噩梦。这个人得了病,心怀内疚,背负着一件艰巨而又无望完成的任务。他对他的人民——那些地球人——没有信心,也没有得到莲星人的尊敬、信任或仰慕。

## 第五章 ..... ( 48 )

这位谋略大师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盲区。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无知。莫利纳里把时间都花在内耗上了,根本不懂如何跟福兰尼克思打交道。

第六章 ..... (63)

她不敢招惹它们，每件物体都蕴含着死亡的气息，就连办公桌上的烟灰缸也走了样，不再是两边对称，而是长着刺一样突出的棱角，那架势就好像如果她傻到靠近它的话，它就会把她撕开。

第七章 ..... (77)

不过她还是看到了，而且康宁的表情似乎比所有发生的事情——甚至比染上药瘾——更让她震撼。如果这可以打动一个莲星人……她害怕了，心想，上帝啊，我真的有麻烦了，我一定走上了不归路。

第八章 ..... (93)

吉诺·莫利纳里仰面躺在棺材里，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他已经死了。他的脖子上可以看到已经干涸的血迹，制服破了，沾满泥泞。他的双手都举着，手指弯曲，好像是要还击——还击谋杀他的凶手。

第九章 ..... (105)

一种臆想出来的病症挽救了无数人的生活，埃里克不由得要重新思考药物的作用了，如果为莫利纳里找到一种“解药”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十章 ..... (118)

JJ-180 不是用来治病的药，而是一种用于战争的武器。它具有只要服用一次就能让人彻底上瘾的特性，它能导致大面积的神经和脑损伤。

第十一章 ..... (135)

在你们的时空里我们是你们的敌人，而在这里你看到地球人和我们和睦相处。你知道进行那场针对我们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你们的领袖也清楚。

第十二章 ..... (152)

那根奇形怪状的棍子发亮了，埃里克顿时觉得大脑被

控制了,他自觉地朝门口走去,右手无力地放在脑门上。得了,他心想,我也别顽抗了。

### 第十三章 ..... (171)

莫利纳里露齿一笑:“你没有搞清楚嘛。被打死的那个是我前任的前任,就是刚死的那个的前任。我不是第二任,我是第三任。”

### 第十四章 ..... (184)

没有任何生命能逃出这种模式。时间在这里加速逝去。他心想,看看我现在的情形吧,我要在10年后的未来自杀,或者换句话说,我要抹掉一个10年前的生命。

# 第 一 章

埃里克思忖道，战争本身是非常糟糕的，但同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场毫无指望的战争更能让人停下来思考，试着——尽管可能是徒劳地——反省一下过去曾做过的决定，比如和平协议。

埃里克·斯文森把车停到公司门前的泊位上。这幢他再熟悉不过的几维<sup>①</sup>形的建筑正发出朦胧的灰色光芒。斯文森皱了皱眉，才早晨8点，可是老板弗吉尔·L.阿克曼已经开门营业了。他思忖道，“人的思维在8点的时候最为活跃”这种论调真是有违上帝的宽容本意。幸好这是个宽容的世界，在战争时期，人类的一切怪异行为都可以被原谅，老头的也不例外。

他不再多想，径直往里走，突然听到有声音在叫自己的名字。“嘿，斯文森先生！等一下，先生！”是个讨厌的机器人拖着鼻音在招呼他，埃里克很不情愿地停下脚步。这时，机器人已经来到他跟前，兴奋地手舞足蹈：“是提华纳皮染公司的斯文森先生吗？”

那个小东西挡住了他的去路：“斯文森医生，这边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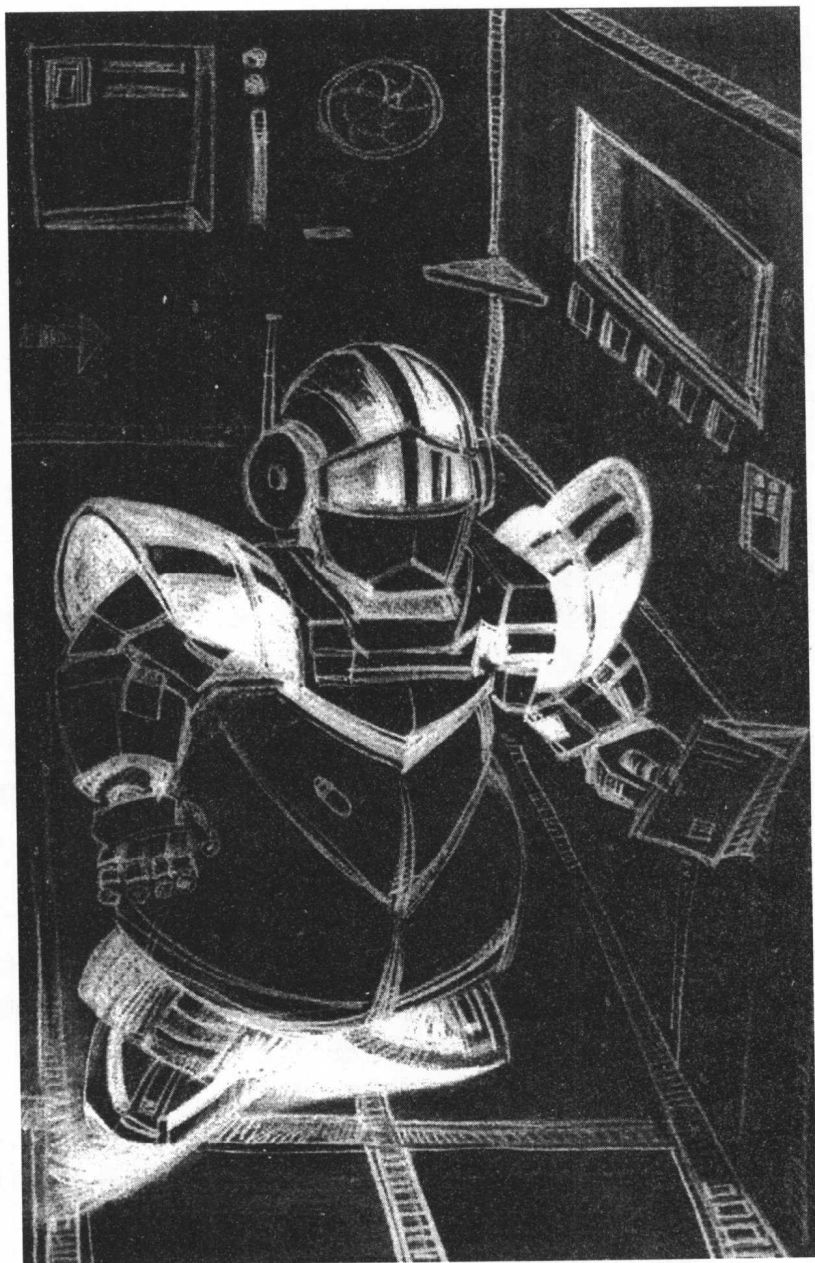
“我这儿有张账单，医生，”它从金属兜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片，“您的妻子，凯瑟琳·斯文森3个月前欠的。一共是65美元外加16%的税，不信您可以去查。我很抱歉耽误了您的时间，但是，根据现行的法律，嗯，这是违法的。”说完它警惕地看着他，后者极不情愿地摸出了支票簿。

“买的是什么东西？”他边开支票边沉着脸问道。

“是香烟，牌子叫好彩，医生。正牌绿颜色的那种。大概1940年，在‘二战’以前就有了。‘好彩绿色开赴战场。’您一定听过。”机器人咯咯地笑道。

---

① 新西兰产的一种无翼走禽。



机器人把账单交给埃里克。



他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可是,”他反驳道,“那肯定应该记到公司账上。”

“不,医生。真的,斯文森太太绝对说明了所买的东西是为了私人用途。”它很快又一本正经地补充了一条听起来更加站不住脚的理由,“斯文森太太在建造匹兹堡-39。”斯文森一时也搞不清这是机器人自己瞎编的还是妻子凯瑟琳在说谎。

“见她的鬼。”他把填写好的支票扔向机器人,在它奋力去够那张飘在空中的纸片时,他继续往里走。

好彩,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凯西<sup>①</sup>又犯病了,而唯一的疗法就是消费。他必须承认她的工资是比自己略高一点儿,不过,她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买这样的大宗商品……

答案不言自明,账单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想,要是在15年前他会说——他确实说了——他和凯西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肯定足以支付他们随心所欲的挥霍,就算在战时奇高的通货膨胀下也不例外。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长久以来他一直深感这辈子怕是无法如愿了。

他穿过大厅径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竭力克制住了那股想立刻冲到楼上凯西的办公室、与她针锋相对的冲动。还是晚点儿再说吧,或许可以等到下班后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他心里这么盘算着。天哪,他今天的日程居然排得这么满,他根本没有力气——其实以前也从来没有过——去和凯西进行无休止的争吵。

“早上好,医生。”

“嗨。”埃里克冲他的秘书珀思小姐点点头。这次她把头发染成了闪亮的蓝色,镶嵌其中的亮片反射着从外面办公室射进来的灯光。“希梅尔在哪里?”他找不到负责把关的质量监督员。

“布鲁斯·希梅尔打电话来说圣地亚哥公立图书馆告了他,他可能得去趟法院,所以大概要晚一点儿才能到。”珀思小姐的笑容很动人,露出一口无瑕的人造牙齿,脸上的做作神情和一年前从得克萨斯州阿马利罗城过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图书馆的警卫昨天闯入了他的公寓,发现他偷

<sup>①</sup> 凯瑟琳的昵称。

了20多本书——你知道布鲁斯那个人,他不把事情弄清楚就会有恐惧症……恐惧症这个词希腊文怎么说来着?”

他走进里屋自己的办公室。弗吉尔·阿克曼坚持说这是一种气派的标志——这种安排也算是给他涨了工资。

在他的办公室里靠窗站着一个人,一边抽着墨西哥雪茄,一边凝视着城南下加利福尼亚的崇山峻岭——正是他的妻子凯西。这是他今天早晨第一次看见她,她比他早起了一个钟头,洗漱完毕后一个人用完早饭,她便自己开车来上班了。

“怎么了?”埃里克觉得有些突然。

“先进来,把门关上再说。”凯西转过身,却没有看他。她精致的瓜子脸上表情凝重,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他关上门:“谢谢你在我的办公室迎接我。”

“我知道那个该死的讨债鬼今天早上一定会截住你。”凯西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差不多80块钱,加上罚金。”

“你付了吗?”她终于瞥了他一眼,她那黑黑的假睫毛飞快地扑闪着,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没有,”他讽刺道,“我被机器人开枪击倒了,就在停车场里。”他把外套挂进衣橱,“我当然付了,非给不可啊,自从莫尔<sup>①</sup>废除了信用消费以来就一直如此。我知道你对这个不感兴趣,不过要是你没有在——”

“拜托,别给我上课。它是怎么跟你说的?说我在造匹兹堡-39吗?它在说谎。绿色包装的好彩是别人送的,我不会不跟你打个招呼就建造一个儿时乐园,它毕竟也有你的份儿。”

“不应该是匹兹堡-39,”埃里克说,“我从未在那儿居住过,不管是在1939年还是在其他什么时候。”说着他在桌边坐下,按了一下可视通话器。他对弗吉尔的秘书说:“我到了,夏普夫人,你今天忙吗?昨天晚上战争债券集会完了以后就马上回家了吗?没有被什么战争狂热分子打到头吧?”他关上通话器,对凯西解释道:“露西尔·夏普是个热心肠,我觉得公司允许雇员参加政治集会是件好事,你看呢?更妙的是你无需花一分

① 莫利纳里的昵称。

钱——参加政治集会都是不用交钱的。”

“不过你必须参加祈祷和合唱，而且，他们一定会说服你买那些债券。”

“那香烟又是买给谁的？”

“当然是弗吉尔·阿克曼，”凯西接连吐了两个烟圈，“你以为我还打算另找东家吗？”

“当然，如果你可以干得更好的话。”

凯西沉吟道：“高工资并不是我留在这儿的原因，埃里克，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认为我们也在为战争出力。”

“在这儿吗？怎么个出力法？”

办公室的门开了，珀思小姐站在门口，她转过身来的时候，轮廓分明的乳房隔着衣服晃动了一下。“哦，医生，对不起，打搅您了。乔纳斯·阿克曼先生看您来了，他是弗吉尔先生的曾孙侄，是巴斯家的。”

“家里怎么样，乔纳斯？”埃里克伸出了手，老板的曾孙侄上前和他握手，“值晚班的时候出过什么事儿吗？”

“如果有的话，也就是看到有一个工人从前门离开了。”乔纳斯看到了凯西：“早上好，斯文森夫人。我看到您对我们华盛顿-35的新要求了，是要准备一辆甲壳虫汽车。那是什么牌子的？大众牌？人们当年是这么叫的吗？”

“是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气流牌小汽车。虽然车子不错，不过里面不能弯曲的金属太多了，这个技术失误毁了它的销路。”

“上帝啊，”乔纳斯动情地说，“您知道得可真清楚，这种感觉一定棒极了。说到文艺复兴——我只专攻一个领域，直到——”他忽然不说了，因为他看到斯文森夫妇无言地交换了一个冷冷眼神，“我打断二位了吗？”

“公事第一，比个人的享乐重要。”对于老板庞大的家族体系中这个年轻成员的介入，埃里克感到很高兴。“请先离开吧，凯西。”他对妻子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丝欢愉的口气，“我们晚饭时再聊。我手头的事情太多，没空去搞清楚收款机器人有没有撒谎的功能。”他陪妻子走到办公室门口，她倒也没有怎么不乐意。埃里克柔声说道：“和世上的其他人一样，跟你打交道很费时间，不是吗？大家都这么说。”她前脚一出去，他后脚就关上了门。

乔纳斯·阿克曼耸耸肩无所谓地说：“这年头夫妻都这样，结婚就是可以让彼此合法地去恨对方。”

“为什么这么说？”

“噢，我都能在空气里感觉到像死亡一样的寒意。我们应该规定男人不能和妻子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见鬼，应该连在同一个城市也不行。”他笑道，脸上的严肃神情一扫而光，“不过她确实不错，你应该明白，弗吉尔在凯西来了以后就让其他古董收藏师一个接一个走人了……她肯定对你说过。”

“好多次了，几乎每天都会提到。”他讽刺道。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离婚呢？”

埃里克耸耸肩，好像自己是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希望这会唬住乔纳斯，让他别问下去了。

不过这看来没有奏效，因为乔纳斯继续问道：“你是说你想这么做吗？”

“我的意思是——”他有些泄气，“我以前结过婚，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和凯西离婚的话，我就得再结婚——因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只能当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挣钱养家的人——再找一个也是一样，因为我就看中这种类型的女人。根深蒂固，改不了了。”他抬起头，用他能表现出的最具抗争性的目光看着乔纳斯，“你想要怎么样，乔纳斯？”

“旅行，”乔纳斯欢快地说道，“去火星，和大家一起去，你也得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占两个离老家伙远一点儿的位子，这样就用不着讨论公事，讨论如何为战争做贡献，讨论吉诺·莫利纳里了。坐大船去的话单程要6个小时，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让我们俩一路站着去火星——要确保有位子坐。”

“我们要在那儿呆多久？”很明显，他对这次旅行没什么兴趣，因为这样他手头的工作就得搁上好一阵子。

“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肯定能回来。听着，这下你可以躲开你老婆了，凯西会留在这儿。真是讽刺，我发觉老家伙真的去华盛顿-35的时候，他从不会把古董专家带在身边……他喜欢不知不觉地沉迷于那地方的，嘞，魔力之中……年纪越大呆的时间就越长。当你130岁的时候，你也会开始明白的——可能我也会。不过我们还是得忍着他。”一想到这个，他又

郁闷地说，“你是他的医生，你应该知道他永远都不会死，他永远都做不了这个困难的决定——他是这么说的——不管身体里面哪儿出了毛病都可以更换。有时我会嫉妒他的乐观，嫉妒他如此热爱生活，嫉妒他认为这很重要。而我们这些会老死的弱者，当我们在——”他瞥了埃里克一眼，“可怜的30岁或33岁的时候——”

“我有的是劲儿，还能维持很久。岁月并不能把我最好的东西带走。”埃里克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机器人给他的账单，“回想一下，3个月前华盛顿-35里有没有出现过绿色的好彩牌香烟，凯西弄来的。”

停了好一会儿，乔纳斯说：“你这个可怜而多疑的笨蛋，你只能想到这些吗？听着，医生，如果你的脑子不用在工作上，你就完了。人事档案里有20个人造器官手术医师等着为弗吉尔这样的老板工作呢，弗吉尔对于经济和战争的贡献可是至关重要的。你实在平庸得很，没有那么出色。”他的表情很怪异，同情中夹杂着不屑，这让埃里克一下子清醒了。“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我的心脏不行了——总有一天会这样——我不会来找你。你太沉溺于私事，你只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了星际事业。上帝啊，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在打一场事关生死的战争。而且我们会输，每天都在吃该死的败仗！”

没错，埃里克也意识到了。还有，我们的领袖是个病人，患有疑病症，意志消沉。提华纳皮染公司正是维系这个病鬼领袖的生命、勉强让其继续执政的强大的工业支柱之一。如果不是和弗吉尔·阿克曼这种实力派人物有着深厚的私交的话，吉诺·莫利纳里肯定不是死了，就是得进养老院。这些我都知道，不过，个人生活也得活下去，毕竟我并不愿意陷入家庭生活，陷入与凯西的争吵之中。如果你认为我愿意的话，那是因为你太嫩，你还没有从青春期脱胎进入我的世界：和一个在财力、智力，甚至在性欲方面都胜过自己的女人结婚。

离开公司以前，埃里克·斯文森医生到巴斯那儿去了一趟，想看看布鲁斯·希梅尔是不是在那儿。结果他真的在那儿，就站在装满懒棕狗牌探测球的硕大的废物筐前面。

“把它们变回原料。”乔纳斯吩咐希梅尔。当这个阿克曼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把其中一个次品探测球扔给他的时候，希梅尔笑得极不自然。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合格的探测球将被接到星际飞船的导航器上。“你知道，”乔纳斯对埃里克说，“这些控制器——不是次品，而是运送军用物资的合格产品——与一年前甚至半年前比较，它们的反应速度慢了儿微秒。”

“你的意思是说，”埃里克说，“我们的质量标准降低了吗？”

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公司的产品质量十分关键，因为整个军事网络都得仰仗这些人头般大小的球状物体。

“没错，”乔纳斯倒没有怎么在意，“我们之前扔了太多的次品，这样是没有钱赚的。”

希梅尔有些口吃地说：“有——有时候我真希望再回到那个火星蝙蝠粪项目的好年景。”

公司曾经收集火星蝙蝠的粪便并将其还原，由此发现了火星阿米巴变形虫这种外星生物的经济价值。这种单细胞生物具有模仿其他生命体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和它们一样大小的——这种能力让人类宇航员和联合国官员惊讶不已，可是在弗吉尔·阿克曼登台亮相以前，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它的工业用途，他就是靠蝙蝠粪发家的。当时他把情人的一件昂贵皮货放到阿米巴变形虫跟前，结果它忠实地进行了模仿。于是，在弗吉尔和他的女人面前出现了两条水貂皮披肩。不过，阿米巴变形虫最后厌倦了当一条披肩，又变回了原样。这次试验给了他有利可图的启示。

很多个月以后，关于阿米巴变形虫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在阿米巴虫进行模仿的过程中将它杀死，然后把尸体浸泡在定型化学试剂里，药水能把阿米巴虫锁定在最后的形态。而且，它不会腐烂，形态和它要模仿的物体一模一样。很快，弗吉尔·阿克曼就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市建立了一家收集工厂，专门接收从火星工业基地运来的各种人造皮草。他几乎立刻就把地球上的天然皮草市场搅了个天翻地覆。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不过，又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被战争改变的呢？又有谁想到过，和盟友莲星人签订了和平协议后，形势会变得如此糟糕？据莲星人和他们的首相福兰尼克思称，战争无疑用不了多久就能结束，因为地球和他们结成的军事同盟将是银河系的统治力量，而他们的敌人——纳格族从各方面来说都处于军事劣势。

埃里克思忖道,战争本身是非常糟糕的,但同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场毫无指望的战争更能让人停下来思考,试着——尽管可能是徒劳地——反省一下过去曾做过的决定,比如和平协议。如果现在做个民意调查,可能很多地球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不过现在莫尔或莲星政府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酒吧里公开大声谈论,在卧室里窃窃私语——甚至连莫尔本人的看法也得不到尊重。

和蚋格刚一开战,提华纳皮染公司就和其他实业公司一样,从利润丰厚的人造皮草生产贸易转向了军工。对于公司来说,超精密地复制火箭飞船上的懒棕狗牌控制器是再自然不过了,因此转型顺畅而迅速。

埃里克面对着废物筐里的次品,满腹狐疑。和公司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很想知道这些不合格而且结构异常复杂的部件是怎样赚钱的。他捡起一个掂量着:柚子般大小,分量和棒球差不多。这些被希梅尔扔掉的废品毫无用处,于是他想把手里的球状物体扔进熔炉里,这样,它会从塑料变成原来的有机细胞形态。

“等一下。”希梅尔声音嘶哑地喊道。

埃里克和乔纳斯都看着他。

“先别把它熔化了。”他尴尬地扭动着肥胖的身子,双臂缠绕在胸前,长长的布满老茧的手指不停地蠕动着。他像个白痴一样打着哈欠说:“我——不再那么干了。不管怎么说,做那个东西的原料只值 0.25 分钱。整个废物筐里的东西也就值 1 美元。”

“那又怎么样?”乔纳斯问道,“它们还是得被——”

希梅尔嘟囔着:“我想把它们买下来。”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去掏钱包,好一会儿,他总算费劲地拿了出来。

“买下来做什么呢?”乔纳斯问道。

“我有个计划,”希梅尔犹豫了一下说,“我出半分钱买一个懒棕狗次品,比实际价值高一倍,这样公司也有钱赚。这样你们还要反对吗?”他的声音突然尖了起来。

乔纳斯审视着他:“没有人反对。我只是好奇你买它们有什么用处。”说着他又看看身边的埃里克,好像在问:你怎么看呢?

希梅尔说:“嗯,我使用它们。”他阴郁地转过身去,蹒跚着朝附近的大

门走去，一边开门一边扭头说：“反正它们都是我的，我已经提前用工资把它们买下了。”说着，他警惕地站到一边，忧郁的脸上流露出愤恨和极度焦虑。

在房间里——实际上这是一间储藏室——有一些小型手推车，它们装有银元般大小的轮子，总共有 20 辆，或者更多。虽然它们移动的速度极快，却能敏捷地彼此避开。

埃里克发现每辆手推车上都安装上了一个懒棕狗，正是它在控制着车的运动。

乔纳斯揉着鼻子嘟囔道：“它们是用什么驱动的？”他突然弯腰按住一辆驶过脚边的手推车，拿起来的时候，它的轮子还在徒劳地打转。

“只是 10 年前产的一节廉价的 A 型电池而已，也是半分一节。”

“这些手推车是你做的吗？”

“没错，阿克曼先生。”希梅尔从他手里拿过车子放回地上，它立刻飞快地开走了，“不过这些产品还太新，还不能放它们走。它们还得练习。”

“所以，”乔纳斯说，“你给它们自由。”

“没错。”希梅尔点了点头。他圆圆的大脑袋已近乎光秃，角质架眼镜滑到了鼻尖上。

“为什么？”埃里克问道。

他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希梅尔顿时面红耳赤，身子痛苦地扭曲着，不过还是隐约透出了一股自豪感。他脱口而出：“因为它们值得我这样做。”

乔纳斯说：“可是原生质已经死了，在用化学定型剂的时候就死了，这你是明白的。从那时起，所有这些东西就只是电子线路而已，就跟，嗯，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生命。”

希梅尔正色道：“可是我认为它们还活着，阿克曼先生。我们并不能因为它们不合格，不能为火箭飞船在外太空导航，就剥夺它们生存的权利。所以我解救了它们，让它们这样打转。照我的估计，它们能转上 6 年甚至更久，这就够了，这样它们就得到了应有的权利。”

乔纳斯转向埃里克说：“如果老家伙知道这个——”

“弗吉尔·阿克曼先生知道这件事。”希梅尔立即接口说，“是他批准的。”不过他马上又更正道：“或者说，是他让我这么做的，他知道我贴钱给公司。这些车子都是我利用私人时间在晚上做的。我有条流水线——当



然非常原始,不过效率很高——就在我住的公寓里。我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大约1点左右。”

“它们被解救之后会做些什么呢?”埃里克问,“在城市里漫游吗?”

“天知道。”希梅尔说。很明显,他并不关心这个,他的工作只是造出车子并接上懒棕狗控制器,让它正常运作。也许他是的,他不可能跟着每辆车,保护它们,让它们避开城市里的各种危险。

“你真是个艺术家。”埃里克不知道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是高兴,是厌恶,还是无所谓,反正不是欣赏。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整个企业都弥漫着一种古怪的小丑文化——非常荒谬。希梅尔在上班时干个不停,回到家里也不闲着,只是为了要让工厂的废品能得到应有的权利……可接下来又会怎样?而此刻别人正在忍受着一场愚蠢、荒谬而糟糕的战争。

靠在椅背上的希梅尔看起来倒并不怎么滑稽。这是时代造成的。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疯狂的气息,从莫尔到这个小小的质量监督员都是如此。显然,这位监督员已有些精神失常。

出了储藏室来到大厅以后,埃里克对身边的乔纳斯说:“他是个疯子。”

“很明显。”乔纳斯不屑地做了个手势,“不过这倒让我对老家伙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会容忍这个,一定不是因为能从中赚钱——一定不是。坦率地说,我很高兴。我以为弗吉尔没那么好心,我原以为他会把这个可怜虫从这儿踢出去,踢到莲星上去服苦役。上帝啊,那样的话,他的命运也太凄惨了。希梅尔真走运。”

“你认为会怎样结束呢?”埃里克问,“你认为莫尔会和蚱格单方面媾和吗?这样我们都能脱离苦海而让莲星人独自作战,就应该这样。”

“他不会那么做。福兰尼克思的秘密警察会潜入地球把他撕碎,然后一夜之间再换上一个更狂热的军事领导人,一个喜欢打仗的人。”乔纳斯说得直截了当。

“可是他们不能那么做。他是由我们选出来的,是我们的领导人,而不是他们的。”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些法律上的条文不顶用,乔纳斯是对的,因为乔纳斯是从事实出发评估他们的盟友的。

“我们最有可能的就是输掉战争。尽管漫长,却无可挽回,就像现在的情形一样。”乔纳斯压低了嗓门悄声说道,“我讨厌说丧气话——”